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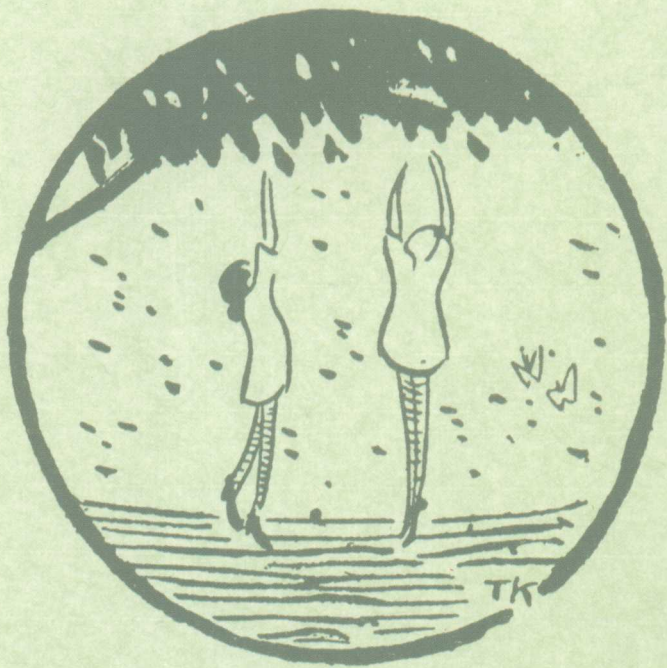


大 夏 书 系 · 生 命 化 教 育

生活在痴迷之中

20位教师的生命探索

张文质 主编 林高明 副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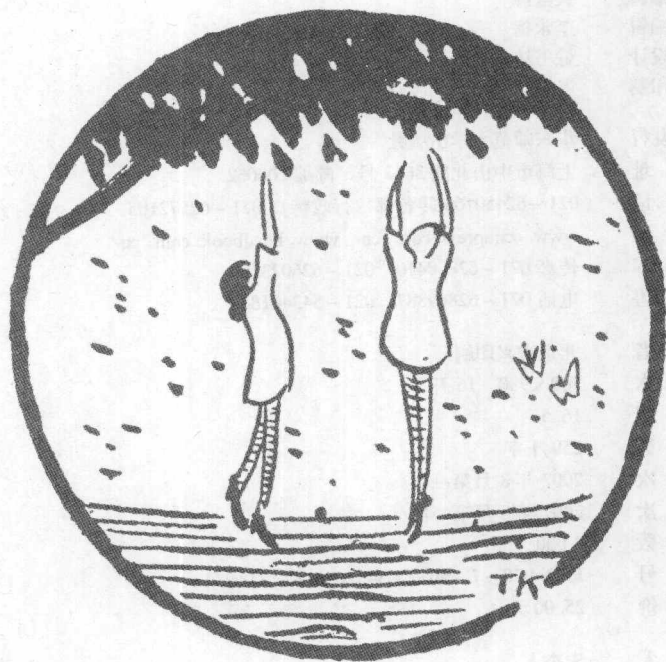


大 夏 书 系 · 生 命 化 教 育

生活在痴迷之中

20 位教师的生命探索

张文质 主编 林高明 副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在痴迷之中: 20 位教师的生命探索/张文质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5617 - 5432 - 0

I. 生... II. 张... III. 中小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G63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0197 号

大夏书系·生命化教育

生活在痴迷之中

——20 位教师的生命探索

主 编 张文质
副 主 编 林高明
策划编辑 吴法源
文字编辑 李永梅
封面设计 好书坊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 - 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 - 62860410 021 - 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 - 62869887 021 - 54340188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厂
开 本 700 × 980 16 开
印 张 16.5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一次
印 数 8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5432 - 0/G · 3186
定 价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1. 把孩子抱到心头 / 1 | 徐 莉 |
| 2. 回头，我就在你身后 / 12 | 沈 旒 |
| 3. 让上帝的孩子回到天堂 / 28 | 王好娜 |
| 4. “妈妈老师”自有招 / 37 | 叶妙婕 |
| 5. 聆听课堂的阳光与花香 / 52 | 陈 弋 |
| 6. 诗化的故园 / 69 | 严丽仙 |
| 7. 愿每一朵花尽情绽放 / 89 | 周秀珊 |
| 8. 幸福的碎片 / 100 | 叶 莹 |
| 9. 一路伴着“七色花” / 120 | 罗梅兰 |
| 10. 快乐从这里出发 / 132 | 高水满 |
| 11. 留守童话 / 141 | 苏幼平 |
| 12. 且听风吟：我的教育诉说 / 151 | 徐玉烟 |
| 13. 享受成长的快乐 / 162 | 江道告 |
| 14. 生命因教学而精彩 / 171 | 姚春杰 |
| 15. 激情与梦想：为生命奠基 / 186 | 黄鸿彬 |
| 16. 邂逅在漫长的迷途之后…… / 201 | 陈寿参 |
| 17. 我的生命化教研之旅 / 216 | 黎修远 |
| 18. 曲径通幽处 / 228 | 郑华枫 |
| 19. 追寻内心的火焰 / 239 | 李秀琳 |
| 20. 永远跑在最后 / 251 | 林洪图 |

1. 把孩子抱到心头

徐 莉

入学的场景

2006年9月1日

昨晚给源源整理完书包，她就开始不停地唠叨，抱着新书包兴奋不已。今天她醒得特别早，出门前不停地对我说：“妈妈，你等着我。”从一早将她送到班上，我的心就一直悬着，真希望她对集体生活的那份期待能一直保持下去。今天她得到一朵小红花，她为此事整整高兴了一天。

那种因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产生的兴奋感离我已有些久远了，听着孩子整晚的絮叨，我喜忧参半。喜的是在她心中满怀对新生活的期待，忧则来自我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体认。作为教师，我对这一职业有多敬畏，那么我对自己孩子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就有多么忧虑，这一点都不可笑。

焦虑在整个2006年的上半年蔓延着，随着9月1日的迫近，我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在滋长。我不断重读《窗边的小豆豆》，不断重读《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不断重读《入学的场景》，不断重读《给父母的十诫》。9月1日一整天，我都在懊悔——曾在过去的几个人学第一天里惩罚我的学生，曾让他们因期待而兴奋的第一天的某个时刻过得很痛苦。曾在开学第一天找孩子的父母谈话，历数孩子的各种问题，以显示我的敏锐和责任心，我因我的

无知曾在孩子父母的心中增添了多少忐忑？

在今年的入学第一天里，我热情地回应孩子们的问候，原谅他们无伤大雅的各种“冒犯”——上课开小差，不举手就插嘴……力所能及地用真诚的微笑为他们的第一天涂抹上淡淡的美好。

早起的孩子

2006年9月6日

因为要去幼儿园，源源每天早晨必须7点起床。虽然起床时间只提前了一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却是需要克服的难关。我常对她说：“起床了。上幼儿园了。我要走了。”她会闭着眼睛低喃：“我要去，妈妈，你等着我。”然后闭着眼睛艰难地蠕动几下。今天她突然说：“我不想去了。”并拒绝穿衣服。被我催促了几遍后，她大哭起来。我粗暴地拽起她，胡乱给她穿好衣服，再胡乱帮她抹把脸，就将她拎出了家门。一边于心不忍，一边提醒自己不可以流露出任何的谅解。

值周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个四年级的女孩，上课很久了才匆匆往教室跑。有几次，她明明喊了报告，上课的老师却装作没有听见，故意让她在教室门口多站一会儿。她总是满脸局促，不敢再喊第二遍，老实地低头站着。出勤是班级常规管理中的一项，迟到会影响班级评比，老师知道不能体罚，只好小小表示一下不满。老师后来向我抱怨：“这孩子住得非常远，几乎天天迟到，总是影响班级评比，为此同学们都很讨厌她，曾建议她转学到近一点点的学校，可家长又不肯。”可怜的孩子，为了读一所相对好些的学校不得不早早起床，并一次次承受迟到带来的难堪。

我感到我们似乎很少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计算他们的付出。

要 求

2006年9月9日

因为老师的一句话“小朋友要自己吃饭”，源源就在幼儿园里大哭了一场，表示“我不会吃，我要老师喂”。我知道源源会自己吃饭，只是当“自

己吃饭”作为一项明确的要求提出来的时候，她担心自己做不到，因此充满了恐惧。我还知道，老师虽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每次都会去喂吃得慢的孩子，只是源源不明白这样的要求有时不会不折不扣地被执行。

老师说，源源在幼儿园非常乖巧。的确，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她从未在我们送她入园的时候哭闹过，她的情绪波动只表现在家里。周三晚上睡觉前，她突然郑重地说“我不想上学了”，当时我的心就猛地一沉。从那天开始，这句话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和我的心病。情况越来越严重，她会在任何时候因为想起这事而突然大哭起来，哀求我们不要送她去幼儿园。看着她日渐心事重重，看着她的笑脸越来越少，我感到沉重的压力。这两天，我尝试偶尔对她发脾气，消灭她留在家里的企图和幻想。可我做得对么？

她会在玩的时候突然重复老师批评她的话，会因为突然想起老师说过“不要你上幼儿园了”、“让你妈妈把你接回去”、“再不听话就送你去托班”、“今天不让你回家”之类的话而默默地流泪。

第一次站在家长的角度审视教师的各种“要求”，我对这些“要求”的强制性有了新的理解。作为教师的时候，我常常努力达成这些既是对学生的也是对教师的要求，总是努力超越那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尽可能表现出自己和孩子们的优秀，我觉得我是在尽责，是在为学生着想。可是，当我真的以母亲的身份来重新审视这些“要求”和“规定”的时候，我才惶惑地发现教师立场和学生立场之间的差别。

作为教师的我们能确定那些“要求”和“标准”是对孩子的终身发展有益吗？我们是否思考过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要求”和“标准”？我们是否试图了解过，当这些统一的“要求”和“标准”作用于不同的孩子时，那些孩子的感受？即使这些“要求”和“标准”是经得起任何眼光审视的，我们在达成目标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方法、策略等等的正义性是否也同样经得起考量？这样的追问令我感到有些慌乱，但也正是这样的追问使我开始在课堂上、在和学生的交往中学会了留下点空间，不再永远咄咄逼人，不再要求令行禁止，我知道要给孩子们点时间，要更有耐心。

在源源重复老师的灰色语言时，我一次次想到A。我曾为了达到威吓的目的对着A怒喝：“我再也不要你了！你一点都不像一个一年级的学生，送

你去幼儿园算了!”然后固执地牵着 A，送他去幼儿园。路上他一再地认错求饶，我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终于绝望地大哭起来，我才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曾为自己看到他悔恨的泪水而沾沾自喜，暗想，我哪能真的不要他呢？我又怎么可能将他退回到幼儿园呢？一个小小的把戏就达到了教育的效果，真好。但我也知道这样的把戏不能一而再、再而三，A 再犯错的时候我会生气地说：“我再也不要你了，把你送还给你的爸爸妈妈，明天不要到学校来了。”那次，我真的将 A 送到了在夜市摆摊的妈妈手里……

“如果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是我们惯用的职业语言，只是我们忽视了，活在威吓中的孩子在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时失去了什么。

可比的鼓励

2006 年 9 月 11 日

今天，我是第一个去接孩子的家长。源源欢呼着冲过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明天我还上幼儿园”，这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当然明白，她未必不再反复，但是能主动说这话，我还是觉得很欣慰。她说，老师表扬她了，说她各方面都有进步，还让她当小老师，站在前面带着大家边听音乐边拍手。源源现阶段的节奏感一塌糊涂，不过老师还是肯定地说：“源源真棒！”这个孩子，在新生活面前显得有点茫然无措，可是夸奖的话却听得明白。因为得到老师的鼓励，她很得意，于是连幼儿园的生活也变得有滋味起来了。

很喜欢老师说的：虽然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但他们都是好孩子。对我来说，距离最近的幸福就是每天早晨源源不会因为要上学而哭闹不已，愉快地开始她新的一天。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她不断地念叨“明天不上学了”、“我不想上学”，当我从她的眼光中读到忧虑、紧张和不安时，我会觉得自己非常无助。

本周源源因为进步大被评为“每周一星”，我很开心，可源源并不知道那是什么。物化的表扬当然是鼓励，但我更希望老师将鼓励的话直接对着源源说，让源源觉得老师是那么地喜欢她。

朋友高的女儿今年读一年级，她表示不想第一个当班级“每周一星”，

因为她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是第一个被评上班级“每周一星”的，可那时候她还明白“每周一星”是什么。在老师不断强化下，她终于弄懂了“每周一星”的意义，于是开始向往再次获得这一荣誉，可她已经在尚未明白“每周一星”的含意的时候得到过了，机会只能给其他的小朋友了。在一次次失望之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太快得到“每周一星”，还是往后面排一点比较开心。

只要相处略有时日，学生有哪些特点，一个不糊涂的老师是非常清楚的，健谈的老师甚至会如数家珍。如果让我将自己班的孩子们排个队，精确显示他们的发展水平和在班级中的位置，这实在是很困难的事，毕竟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可是，在学生分批次入少先队的时候，在评选优秀学生的时候，上级主管部门下放的指标是一个确定的百分比。谁在百分比内，谁在百分比外，需要具有公信力的评价标准。此时，老师们创造性地将一切具有个性的行为表现全部兑换成红花，这样，一个孩子是否优秀就变得容易测量了，因为单位统一，比较就不再是问题。面对结果，家长、学生都会无话可说。

但问题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行为的反馈其实非常复杂，将复杂的反馈都直接换算成红花和各种荣誉称号之后，老师、学生、家长们渐渐就忽略了反馈本身，而且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物化的红花上去了。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也变得简单起来：

“今天得小红花了吗？”

“没有。”

“别的同学有吗？”

“有。”

“你今天表现不好了？”

“我觉得不公平，我举了手，可是老师不点我回答问题。”

但这种不公平原本是正常的。为了鼓励，我们把机会优先让给内向的同学，或者基于同样的表现，我们会更多地表扬生性胆小的孩子……这些处理方式的不同是在充分考虑不同孩子具有不同特点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可是当这些差异直接变成物化的、可测量的、并挂在教室里不断相互比较的红花和荣誉之后，孩子和家长们自然会对差异对待的公平性提出质疑。追

求公平的结果是，抹杀弱小者努力的过程，令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不断经历失败。

我们常感到受制于荣誉，可是我们已经离不开它。我能做到的只是当源源主动告诉我今天没有得到红花时，说声：“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开心就行。”

新的懂得

2006年9月12日

今天早到了几分钟，听到老师在维持秩序：“哪个小朋友还不回座位，我就不让他回家了。”然后是一系列的点名批评。教室里终于恢复了平静，老师弹琴带小朋友唱歌、拍手。源源因为边听音乐边拍手边跺脚，被老师呵斥：“谁在制造难听的声音？”可小家伙居然继续忘形地开心尖叫和跺脚，我赶紧避让到邻班门前，却撞到邻班的老师拉着一个犯错的孩子去隔壁寝室“关禁闭”，于是便觉得更加不自在了。

很多同行都认为教师子女才是最难教育的——可能熟悉行业隐性规则的人总是特别挑剔，但作为教师的我却有足够的体谅。

多数管理者一看到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显得无序和混乱，就一定会质疑教师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在课堂上，我并不能保证每一分钟都能让学生有序、专注地学习，这个过程中教学双方都需要不断去调整自己。不知道有多少管理者会给老师和孩子们一些时间逐步达成管理目标。为了让随时都可能需要开放的课堂——推门听课——尽可能少地出现纪律方面的“低级”问题，我只能在日常“管理”中加大力度。此时，收服班上最调皮的学生成为我的底线，我的严厉程度与班上最调皮的学生的承受力成正比。管理上不留空间、不留余地的结果就是，教师缺少从容和笃定，总是用过度的力量去镇压学生，力求快速消灭出现的问题，有时甚至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

我害怕过于严苛的管理，貌似到位，其实只是逼迫教师深谙做表面工夫的技巧。当意识与能力尚不具备时，若加上严苛，只能滋生谎言和欺骗。在这个注重表面工夫的恶性循环中，学生无疑是最大的牺牲品。

我一直想做一个好老师，也一直努力做一个好老师。可现在才发现，家

长眼中的好老师和教育行业内的评价标准很不一样。如今也是家长的我压根就不在意孩子的老师曾执教过哪一级的公开课，曾发表了多少文章，已获得了多少荣誉称号。我只希望老师在规范孩子行为的同时能传达善意。我在意老师是否真心喜欢我的孩子，是否足够体谅，是否有足够的耐心。我期待孩子的变化，但我更在乎令其发生变化的方式。

记得以前，我们喜欢夸老师工作很负责。如今，我却很害怕这个。我发现，如果负责的方式不当，那么越负责，后果就越可怕。充满智慧与真情的用心可遇而不可求。偏激一点，我宁可老师“放羊”，宁可让孩子们在彼此交往中学习，也不愿意孩子被磨灭了学习甚至生活的乐趣。

主张基本权利如何演变为骚乱

2006年9月13日

下午第二节课，我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发现一个神情慌张的小姑娘，同学们都到专用室上课去了，她却站在那里，奇怪地一动不动，那样的表情和身体情态我太熟悉了，源源每次把大小便拉到裤子里时就会这样。我走过去轻声说：“没关系，我的女儿有时也会这样，知道妈妈的电话吗？我让她赶紧给你送裤子来。”打完电话，我把她送到老师那里，让老师带她去寝室，脱下湿裤子，捂在被子里看会儿书，免去湿冷和在同学前的尴尬。并且我再三交代老师不要反复提及此事，以免令她难堪。

课堂上，当学生提出想去上厕所时，我都会犹豫不决，不敢爽快地答应。多数时候只要我答应其中一个的要求，更多的手会举起来，然后我的课就彻底陷入混乱了。更可怕的是，以后只要是我的课，就会有学生提出要去上厕所。教师之间一种潜在的“博弈”存在着，谁是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木板，谁就得承受最大的压力，然后谁都不敢轻易满足学生的要求了。富有经验的同事支招，说通过观察可以粗略分辨真假，可我发现这招用了几次之后，很多学生都学会了用焦急的表情来换取批准。

做了母亲之后，课堂上我会向孩子们强调应该利用课间时间去上厕所，但如果他们仍表示有这样的需要，我会尽快批准，并坦然接受偶尔被欺骗的后果。因为我希望，在我的孩子向老师要求去厕所的时候，能够尽快得到批

准。如果她并不是想上厕所，那只能说明她不想待在课堂上。

兴趣与特长

2006 年 10 月 25 日

今天源源上了第一次外教课，她的英文名叫 Betty。让她学英语并不是怕她落后，只是担心她变成少数——班上只有两个小朋友没有学习英语了。所以当她想上外国妈妈的课的时候，我便帮她报了名。和大家在一起也许比单纯地学会什么更重要，追随大多数有时是平凡的人保护自己和求取心理平衡的方式。

早就打算送源源去学画画，可是看到她对学校生活还不大适应，就决定暂缓。以前看到同事的孩子学这学那，也觉得有压力，只是没有现在这样具体。舞蹈、钢琴、绘画、英语……还有看起来还很遥远的数学培优，孩子日益成为知识和技能的奴隶了，可是孤独的抗拒又能坚持多久呢？朋友高的女儿今年读一年级，她一直坚持只让女儿学琴。如今她也开始后悔没让孩子早些练习写字。孩子写字速度不快，字也写得不如其他同学漂亮。现实的问题是，如果孩子处处不如人，自然容易灰心丧气，然后学习的信心和兴趣都要打折扣。水涨船高，当大家都失去了理性的时候，理性倒显得荒诞可笑了。

当有人为我国三年级学生就能够达到其他国家六年级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而感到自豪时，我看到的是沉重的知识背后的暴力。中国缺少经济学家，多数时候我们只比较收益的大小，不计成本，然后轻易地葬送了孩子童年的快乐。

敌意

2006 年 11 月 1 日

今天浏览朋友高的博客，读到小琴琴的故事，很有感触：

小琴琴是今年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瘦小，爱笑，但问题很大——

她没有听讲的习惯，无视老师，无自我约束力。整节课都在不停地动，衣领被拉扯得严重变形，并且将衣领领口一直拉扯到胸下，把整个上半身露出来。挨批评时竟一直保持笑容，好像不知道我的意思。每节课她都带给我很多麻烦，大声地尖叫，随便在教室跑动，严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这让我很头疼。

一次音乐课上，当我听到教室里有说话声的时候，我问：“这是谁在讲话呀？”语气当然是不太友善的。立刻，几乎是全班同学都把手指向了她。虽然我对她有意见，不过当时的场面仍令我觉得惊讶、难过。这说明她不被同学们欢迎，或者说同学们已经习惯这样看待她。琴琴很难过也很生气，她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大声地叫嚷：“不是我！”然后径自走出了教室门。

我追出去了（我当然要追出去）。在追出去的同时我的心里很不安，她才踏入小学的校门不到半个月，已经如此难以和大家沟通并被同学们排斥，这样的局面是任何人都很难面对的。此时我对她已经不再是生气了，更多的是怜悯，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女儿。我拉住了琴琴的手，回头对所有的孩子说：“大家不要随便猜测，我相信琴琴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的，琴琴也能够下面的课上认真听讲，不再插嘴。”后半节课，琴琴果真坐得好好的，没有再讲话。我及时地表扬了她，我看到她的小脸红红的，应该是很激动吧。

一个小小的孩子，离开了幼儿园悠闲自在的生活，刚开始在小学里进行系统的学习，就那么容易被下了定论，这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常常观察那些让老师叫苦不迭的孩子，发现他们在课堂之下，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可爱。

出自新浪博客——高老师的音乐教室

(<http://blog.sina.com.cn/u/1261462875>)

喜欢和朋友高交流，她和我一样，经常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联想到自己的女儿，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去尝试理解自己的学生。今天我们在一起感慨，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如此无视基本的课堂规则、敌视老师？是什么原因让一群一年级的孩子一致对同伴表现出厌弃？在小学，老师

们一旦发现孩子行为异常时就会说：“这孩子在幼儿园就……”可在幼儿园，我发现家校联络板上，老师对孩子行为习惯不好、自理能力差的归因是家里比较溺爱。天哪，追根溯源，我这个母亲才是祸首，我顿时感觉紧张起来。

这几天我一直为X的敌意心烦，想主动化解，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比较美妙。

课堂上他总是频繁地回头和后面的同学大声喧哗，起初我将之当作一种暂时状态，并没有兴师动众，只是用眼神传递着我的不满，可效果实在不好。几次走过去轻敲桌子他也置之不理。我为他的这份轻视生起气来，所以上次课直接点名批评了他。本想警告他一下，他却没有如我所预期的，暂时闭上嘴巴，而是非常直接地顶撞，给了我颗钉子。

我比较反感这种毫无理由的顶撞，明明被点到错处，却矢口否认。我只能对自己笑笑，用幽默镇压了他，可我知道他不服。后半节课，我明显感受到来自他的敌意。我讨厌缺乏理性的对抗，更不想和他比固执，因为这在我看来实在很没有必要，于是便不再理他。但我心里却很明白，他的敌意会比较有韧性，会给课堂带来许多不可预知的麻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化解还会日益困难。这让我突然想起小琴琴。

既然想早些化解敌意，那么我就得明确传递我的善意，但我绝对不能显得过于软弱，力量不对等的善意只会招致鄙视。把握这个分寸的关键在于寻找契机。

今天下午的辩论赛我准备在每班邀请一名同学到邻班担任评委。中午我主动找到X，问他是否愿意，并嘱咐他记得主动向第一节课的任课老师请假、课后主动补课。他非常认真地全程参与了邻班的活动——聆听、思考、记录、沟通，最后代表评委进行了点评，并宣布了比赛结果。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全心全意在做，并在点评之前非常诚恳地感谢我给予他的这次机会。

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对老师充满敌意的孩子原本不是这个样子，他们也不是真的对老师的态度无所谓。

在我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学校、老师之后，当我再以教师的身份走进教室、走近孩子们时，我心中自然就有了敬畏。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用心而真诚

的老师，但读着女儿，才发现很多时候我是以自己的感受代替了孩子的感受。不同的视角带给我新的醒悟，令我重新认识我的学生，审视自己的工作方式。智慧有时是在相互成就的过程中产生的，只是你是否愿意去了解真相，并诚恳地去面对？是否愿意主动去寻求一点改变？一定有我们能做的，但只有坚持下来才会有变化。

2. 回头，我就在你身后

——我与孩子们的故事

沈 旒

有一种基本承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这儿，你可以相信我。

—— 马克斯·范梅南

故事一：我的老师是学生

读师范的几年，有事没事都喜欢泡在图书馆。那里有一个靠窗的位子，几乎就是我的专座，读得最多的是文学类和哲学类的书籍。虽然那时我也修教育教学方面的课，但基本上是理论性的空对空，无趣得很，背完考完，脑子里便一片空白。

师范毕业后在初中教语文，对自己的第一节课没什么印象，后来偶然翻看人事档案，找到十几年前留下的几张发黄的纸片，记录着第一节入校考核课上我的表现，“教态自然、普通话标准、板书清晰、见解独特，但在教材的处理和与学生的交流方面有待加强”。评价结果是“良”，这些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初，并没有将意见反馈给我。做一个老师，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能力上都没有准备好，就这样懵懂地走上了讲台，现在想来真有些怕，但当时并没有误人子弟的担心。

如果要问谁教会了我教书，我的老师可能正是我的学生。

我带的第一个班是初二（三）班，因为与学生在外形上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没有“杀气”，所以，在教书的前几年，校方一直没有安排我当班主任，只让我带语文课，我于是凭着自己那一点点文学功底，自信地在语文课上胡侃。可能是运气比较好，那个班的学生并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有那么多问题，除了每学期期末会有一次排名外，教学的压力并不大。那时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教学研讨活动，除了一本课本，一本教学参考，一切靠自悟。没有理论与经验的支撑，教学只能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由于年龄与学生接近，在课上，学生并没有觉得需要对这样一个小老师肃然起敬，用现在的理论术语说就是——基本处于平等的交流状态。他们会常常提醒我，“这样讲不是更简单，何必搞得那么复杂？”课下他们会告诉我该怎么对付那些上课爱讲话的家伙，班上几个常帮老师印卷子的男子汉还教会我刻钢板，推油印机，我常常是“不耻下问”，他们也就往往“乐为人师”。

有段时间我很得意地发现，拿来一篇课文，我竟然能迅速地发现考点在哪里，学生在考试中也比较争气，整个感觉不用花太大的力气，就能对付考试，我有时会想，自己可能生来就是当教师的命吧。

那时单身，住在学校，又比较清闲，于是在班上提议，搞一个文学社，办一份报，于是我那间仅有七平米的小屋热闹了起来。有时我们聚在一起读书，有时忙着刻、印，有时商量着“发行”（在学校内，每份卖一毛钱）。印的方式还是“挺进报”的搞法，内容一部分是摘抄，一部分是学生和我的习作，这种小报一共出了二十多期，直到他们初三临考才不了了之。

第一次外出比赛上课讲的是《苏州园林》，并不像现在，全校都会帮你打造一节课，那时好像大家都不在意，我只是在班上试讲过一次，小家伙们有的说要是图片就好了；有的说第二段他们都没弄清楚，没有上次讲《卖炭翁》过瘾。他们常常以是不是好玩来评价我的课。

连上课的行头，都是临出发前，几个要好的女生在寝室里帮我搞定的。那次的课，如他们所愿，上得比较好玩，他们的眼光不错，得了市里的一等奖。回到学校，他们比我还开心，定要我拿出奖金来请客，晚自习在七平米的小屋里闹得厉害，扰了隔壁教师，告到校长那里，我受了警告：老师要有个老师样，别找学生个别谈话。从此，小屋静了下来。